

把秋天刨回家

米丽宏

有的像串珠,有的头对头,有的背对背,挤挤挨挨,交头接耳……它们初见天光,惊喜得比你见了它们还惊喜。

刨红薯的场景,总有一种视觉冲击力,主要是因为红薯色彩太艳。尤其刨到一半,回头看,身后散落一大溜红薯,红艳艳如火如荼,特别吸睛。那时候,茎叶幔帐全被拉开,一垛墨绿堆在地头;虫儿们慌乱蹦跳,四散投亲奔友。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土地,一溜溜隆起的土垄。

面对一地殷实,刨,真是需要技巧的。那年,我刨红薯,一锨头一个,照得那个准,把几窝红薯糟践的——这个脑浆迸裂,那个拦腰截断,惨呀。我爹说,你要看准红薯的主根,拉开点儿距离,哪能照着人家脑门儿下去?

我看他抡起锨头,从旁侧吃进土里,“哐”,一小块土地,被震松;再去主根周围,前后左右,轻拢慢拨细描画。那锨尖儿,像优雅的羊毫、轻柔的琴拨子。一下两下三四下,在温柔的抚弄和召唤里,大小红薯,带着温润的泥土味儿,散着新鲜的作物气息,叽里咕噜从土里现了身。

白露过后,秋熟遍野。地下作物,早已经陆陆续续成熟了:花生,红薯,洋姜,蔓菁,胡萝卜,麻山药……

因此,刨,这个动作就充满了悬念,有解谜一样的期待。秋风地头,你永远不知道一块地会呈现怎样的奇迹。想揭秘,就要奋力抡动锨头。几声闷响,力气从锨尖儿传送到土地。土地受到震动,慢慢松开嘴巴,掩藏在肥厚舌头下的秘密,咕噜噜滚出来。哦。一堆一堆,一窝一窝,你忍不住“嘿”的一声惊叹,那是多么实实在在的收获呀。

刨花生,比较轻松,一把短锨就好,甚至碰上沙土地,短锨也不用,直接用手薅。握住一棵花生根部,轻轻一拔,土地哗然裂缝,一嘟噜花生破土而出。这样崭新花生,拿在手里:上面绿的茎和叶,下面白的根和果,仨仁儿,两仁儿,还有自大为王一个仁儿的,有的像葫芦,有的像蚕茧,

而每一种地下作物,都是互助合作的典范,就像那种一个主内、一个主外的小家庭,内外搭配得和谐有致。你在地上,负责阳光雨露,貌美如花;我在地下,负责吸收沉潜,发根养家。锨头呢,真像一个传记作家,通过“刨”这个动作,一方面展露了地下作物的前世今生,一方面呈现了大地的气度和奇迹。

至于刨土豆,刨者总有与自己相遇的错觉。拉开秧子,锨头起处:哇,那圆滚滚的土豆,不就是自己吗?有初闯人世的灰头土脸,有深藏暗处的用功发奋,也有被泥巴裹身的俗世尴尬,有默默的吸收、狠狠的积攒,有牢牢把握成长主线的不舍初心。翠绿毛羽,成了过往,它们曾为眼下的自己传达养料和水分,也曾招摇着掀动一阵小风晃晕自己,而最后,能与光阴鏖战到底的,还是最朴实、最沉默的地下部分。

大蝌蚪一样的洋姜,拐杖一样的麻山药,橘黄明媚的胡萝卜,翠绿梅红的“心里美”……迎着飒飒秋风,走向田野,让我们把土里的秋天刨回来吧。



画说三晋<sup>39</sup>

汾阳五岳庙

萧 刚 文/钢笔画

这么多年生活在山西,但很多地方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懂,尤其是汾阳话不好懂,采集素材还真是个问题。后来,与当地人交流时尽量找年轻人,这次在汾阳五岳庙偶遇年轻古建筑修缮师东子,解除了许多沟通障碍。

五岳庙位于汾阳市阳城乡虞城村,创建年代不详。庙坐北朝南,占地面积七千余平方米。现存建筑有正殿、戏台、西厢房、西耳房。正殿为金代遗构,余皆为清代建造。

秋色是真的浓起来了,绿的照样绿着,可是多了红与黄。秋天的浓墨重彩,是从这时开始的,大自然像是被任性的孩子打翻了调色板,秋色漫无边际地铺陈开来。

秋重露寒,按历书的说法,白露节气时还只是“凝而白”的露水,到此时,已是“露气寒冷,凝结为霜”了。

有年寒露,我在寒山湖。早晨起来,湖边有白烟水气漫上来,氤氲着,远处的山,看得不是很真切,草叶上,挂满了晶莹的露珠,亮闪闪的,有一种未经俗事的透明。蓝色的野花摇曳着,芦苇的穗穗白花在风中飘荡,这里的芦苇长得真是高大,粗粗的一大蓬,很健硕的样子。山脚下,村落点点,有袅袅的炊烟,门前的野山楂红成一串串。立夏时节我来这里时,农家的泥房前满是野蔷薇,粉红粉白地开着,透着暮春的华美与浪漫,而现在,满树的红果,一派秋天的喜气和厚重。

几只鸟儿被我们的脚步声惊起,向树林深处飞去,心里无端的,就有一丝时光流逝的寒意。空气中,有清冷的味道,来自树木,来自草叶,来自露珠,这种凉意,有点像薄荷的甘甜——我盆栽过薄荷,也吃过加了薄荷的青草糊、桃浆,薄荷的味道甘甜清凉,深吸一口,直觉一股清气到肺腑。山上,野菊花一大蓬一大蓬。这个时节,开得最好的当是菊花。

菊花开时,可以做菊花枕、酿菊花酒了。菊花酒用菊花和黍米酿成,葛洪在《西京杂记》中有记载:“菊花舒时,并采茎叶,杂黍米酿之。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,故谓之菊花酒。”今年喝的菊花酒,是头年秋风起菊花开时,采摘初开的菊花和青翠的枝叶,洗净晾干,掺在蒸好的糯米和黍米里,撒上酒曲,发酵后酿成的。菊花酒还有几个好听的名儿,叫黄花酒、落英酒、东篱酒。这些酒名,那么风雅,光念着,心里就会腾起细波,如微风吹过的湖面,内心里满是柔软与温情。

诗人们未必都爱杯中酒,但他们喜欢沉溺于酒的形式感,比如曲水流觞,比如九月九的酒。东篱把酒,暗香盈袖,浅斟低唱,想想就很美。何况,良辰美景里如果少了酒,兴味就算淡许多。清寂固然可以修心,有时候,来点俗世的喧闹,也是好的。就连那个耿介的书生方孝孺,到了寒露时节,也要脱下长衫,走出书斋,来到天台山,与山民一边痛饮,一边高歌,兴之所至,挥笔写就《红酒歌》,这首七言歌行,纵情豪放,直白透亮——秋天到了,稻子收割了,菊花开了,农家端出红酒给我喝。这红酒,比桃花的颜色深,比红蓼颜色稍浅。风送来桂花和菊花的香,一切让我心醉。除了醇厚浓香的红酒,还有大盆的土鸡和螃蟹。与欢乐的山民们一起,大碗喝酒,大口吃菜,喝醉了,露一点狂态又何妨。“醉来兴发恣豪狂,高歌起舞当斜阳。出门一笑尔汝忘,大江东去烟茫茫。”真是率性得很。

我是喜欢秋天的。秋天的每一个节气都是那么富有诗意。白露与寒露隔着一个秋分,却一点也不生分,只是慢慢地,天气从清凉转为清冷,“白露晴,寒露阴,白露阴,寒露晴”;“白露有雨,寒露有风”,节气的脐带把它们连在一起,真是有意思得很。有时觉得,白露就像是穿青衣的少女,眉眼间是浅浅的笑,淡淡的温暖;而寒露像是少妇,饱满甜蜜,眼角眉梢,风情万种。

传记

长安夜景百般喧闹,与诗人向隅孤立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。安史之乱平复后,京城很快恢复了国际大都市的昔日风采,九州十国巨贾豪商,重新聚集而来。作家潘泰泉先生著《白居易传》,其中描绘此时长安景象,让人有如身临其境:

延兴门内昭国坊以及兴庆宫南东市场,更是店铺满街,喧声如潮,穿着各色衣服的买主卖主摩肩接踵,远远看去,宛若胭脂河上漂满花瓣,叫卖声,还价声,震耳欲聋,远远听去,又似兴善寺里五百禅师齐声诵佛,这里的二百二十行,花色齐全,山南海北货,应有尽有:卖官盐的,卖洛阳三彩的,卖洗

心糖的,卖牡丹花的,卖浮梁茶的,卖黄莺儿的,卖石纹纸的,卖滇黔药材的,卖普贤像的,卖内丘瓷器的,卖苏州丝帛的,以及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,从波斯、大食、拜占庭、巴比伦等国来卖大宛马的、卖乐器的、卖珠宝的、卖白老鼠的……梯次鳞比,满目琳琅,直把两条大街塞了个水泄不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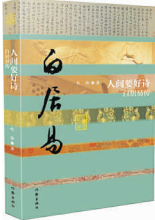
段落中间,连用十几处“卖”字,十分精彩。长安外表风貌恢复如前,可叹朝廷上下腐朽积弊很难改革,反而沉痾愈重也。

身居繁华盛景,白居易心事重重:“忆昔羁贫应举年,脱衣典酒曲江边。”一首《长安正月十五日》,既是忧己也是忧国:喧喧车骑帝王州,羈

作家出版社

25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病无心逐胜游。明月春风三五夜,万人行乐一人愁。

这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。生活道路曲折困顿,艰难痛苦,民间疾苦声,朝政积弊事,由表及根,尽在胸中。

笔者注意到白居易为文处世的一个重要侧面,是他的人生独立性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25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噶,小扎西比班长刘大强还抠,陡地给赵照泼了一盆冷水,浇灭了他的兴奋劲,让他顿感味同嚼蜡。

在小扎西眼里,点灯不是以天黑不黑为标准,而是以干什么来决定的。在牧场的帐篷里,即使伸手不见五指,如果不是必需,阿爸阿妈绝不允许点酥油灯,

他们舍不得酥油。只有阿妈在捻毛线、阿爸在编犂犂时,酥油灯才会闪着一粒碎宝石一样的火花光亮。

望着“哭”得泪流满面的蜡烛,身子一点点变短,小扎西心疼得也想哭。他多次催促赵照把蜡烛灭了,啥事不干,多浪费呀,让他看着心疼。赵照不予理睬,说:“你看着心疼你也要忍着,就像你腿疼必须忍着一样!这里是哨所,不是你家的帐篷,费的不是你家的酥油!我就管个蜡烛的权力,你还不让我任性一下?”

赵照一直任性到林海平吹响了炮灯哨。他做得依然很有仪式感,昂首挺胸,立正站到蜡烛前。尽管吹蜡烛只需一点风就够了,但他不怕“浪费”,十分夸张地深深

吸了一口气,把腮帮子鼓得圆圆的,几乎把肺活量发挥到了极致,近距离对准蜡烛,噗的一声奋力吹出一口气。他那口气吹得太猛,不仅烛火立马灭了,连半截蜡烛都快被吹倒了。卷起烛台周围的灰尘,向他的脸喷涌而来,猛地袭击了他的双眼;他揉了揉好一会儿,仍然感觉不适。

好在赵照有权决定,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再次点亮蜡烛。他不得不摸索到火柴,又点亮了蜡烛。小扎西不方便起身,赵照只好爬上通铺,把眼睛凑在小扎西面前。小扎西把他的眼皮一一掰开,左吹一口气,右喷一团风,噗噗噗,折腾半天,才把他两眼里的灰尘吹了出来。